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祭文

祭臨江劉靜春先生

諱清之字子澄

嗚呼去古愈邈道學不明末俗喧逐匪利則名
豈無大賢挺生斯世彼昏不知孰發其蔽吁嗟
先生天資絕人心平氣和志篤行醇博極羣書
該貫一理尊敬師儒考訂非是閨門雍雍兄弟
怡怡憂國以誠撫民以慈篤學力行後進是式
推已愛人尤極懇惻人之有善稱道揄揚不責
其備而取其長人之有過箴規訓誨不顧其違

而冀其悔先生此心可謂至仁芝菌鸞鴉同然
一春吁嗟先生今其亡矣昏迷恣肆誰逆其耳
幹也顛愚少無師承年已踰冠始來廬陵握衣
趨隅歷問所學直指前修以警後覺乙未之冬
歲莫天寒奉命造朝艤舟江干折簡來呼治子
行李武夷金華惟子所止二三偉人爲世宗師
莫啓其行已背而馳廬山之陽杖屨幾月別後
詔書勉厲不絕尚期他年執經遠遊南北犇馳
有志未酬千里訃音哀慕悲痛哲人云亡豈曰
私慟天不佑善斯文已孤舉世滔滔斯人何辜

武夷夫子先生所敬小子不敏幸獲將命敢不
蚤夜益堅所行庶幾有聞如見先生披淚緘辭
寄觴以酌惟神之靈鑒此微意

祭丁復之文

嗟嗟復之如君之賢而止此耶信耶非耶病革
之書伯休文之之訊胡爲而至於此耶勉我以
學告我以死捧書長號濡淚滿紙嗚呼悲夫其
何有於余逮死而不已耶以復之之惓惓於余
則余之恨於復之者抑可知矣荒村之陬茅屋
之底春雨對床秋風聯騎披緡承師質疑問義

退歸切磨夜分乃寐往來七年終始一意至今
潭溪之湄山翁野稚尚能言善哉二人者之爲
友也孰謂復之而遽棄耶賢哉復之少有大志
蟬蛻於名利之場鞭加於聖賢之地視其貌若
不勝衣考其所操凜然有君子之器先民有言
順事而存得正而斃達人觀生死一致有如
復之固亦可以無愧矣顧余未死則將奚恃余
目孰視余足孰履扶持一傾顛沛頓委則余之
所恨寧有止耶家空四壁日極千里聞喪不前
朋友之耻緘辭寄哀幸勿予鄙自冬徂春聚糧
于萬庶得以哭于殯弔其久而撫其子也嗚呼
哀哉

祭林丕顯文

嗚呼人心厚薄之不同古今人物之所以異也
古人不可復見則能如古人者誠足貴也如君
之賢篤厚誠實之風求之古人亦可以無愧也
慕親之孝顧瞻松楸常若承其志也愛子之慈
從容訓誨常恐傷其意也東萊先生君之故友
誦首受書凜乎有所畏也鄉曲後進纖芥之善
踵門願交未嘗有所棄也急義之誠不必家之

有無好學之篤不知老之將至也至於應酬交際懇惻繾綣貴賤長少同一致也雖兼善之志不能自達而婆娑里閭亦可以激薄俗之澆浮而振古風於既墜也曷爲不求其年而遽齎其志以歿于地也耶丙申金華師席連侍有過相箴有善相示握手劇談達旦不寐分雖友朋恩若同氣十有八年之中離合不常而相予之情不忍一日離也去歲之冬君嘗與余言曰吾老矣無所合於世殆將結廬于荒山之顛要子爲旬日之集則吾之願遂矣孰謂其反視君於殯哀哉

祭晦菴朱先生

吁嗟斯文有廢有興其廢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興也大經正而大誼明是其所關豈不甚重而夫子胡乃一疾而隕其生若昔孔孟迄于周程異世相望各以道鳴迨去古之益遠紛異說之縱橫其精微之蘊旣不可得而見幸而託諸

文字之間者亦且踵訛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
夫子之繼作集累聖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
行其襟懷洒然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
而右繩望之者雖渾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常
樂其心和而氣平資本高明而志道益遠性實
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靜無間格
物以致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
變遠而驗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
性之所賦洒掃應對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
入神既有自然之權度則窮經考古莫不炳然

如日星謂中庸為造道之闡奧謂大學為入道
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深得卜筮之旨黜小
序以正詩而力辨雅鄭之聲探語孟之編而如
對鄒魯之問答述周程之書而一新濂洛之典
刑至於星曆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
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
各造其極蓋亦得之於天命而非學可能信本
深而形鉅故末茂而聲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
屢形於感慨其臨政也仁民利物一本於哀矜
立經陳紀而不為苟簡之計推姦摘伏而不求

姑息之名當就而就不事乎矯激可止而止力
辭夫寵榮積者厚而施不遐身雖否而道則亨
婆娑立園湛若無營上以尋墜緒之茫茫下以
警曠俗之冥冥諸老先生咸資於質正後學小
子幸得於師承肆述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騁
雜伯之說者不容於抗衡傳聖統以繼絕學正
人心而息邪說夫子之功大矣則一存一亡豈
不有係於斯世之重輕嗚呼蒼天曾是莫聽曷
不百年大命以傾軫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語
諄諄情猶父兄春山朝榮秋堂夜清或執經於
坐隅或散策於林坳或談笑而春容或切至而
丁寧始受室於潭溪復問舍於星亭庶依歸以
終老指溪山以爲盟胡睽離之未幾忽夢奠乎
兩楹奉疾革之貽書對使者而涕零亟奔走以
來歸乃獨睹乎丹旌悵此生之疇依冀欲絕而
復醒念屬託之至重豈綿力之能勝想音容而
奉遺書敢不早夜以服膺惟力策乎駑鈍庶無
愧於英靈奠卮酒以陳辭尚有鑒於微誠

又祭晦菴朱先生

嗚呼先生百世之師天啓我人篤生于茲海內

之士聞風以馳垂橐而來捆載而歸榦於朋儕
質劣志卑憫其鈍頑誨誘孜孜既養其端復發
其知既採其偏復克其私燕申則待步趨則隨
適來則喜已去則悲別不踰年書不越時父生
師教天覆地持二十五年恩絕等夷嗚呼曷辜
而不勅遺日月推遷電宍有期夜臺具冥藏棺
蔽帷海內之士賈咨涕洟使榦之愚悵悵何之
孰策其慵孰指其迷孰顧孰瞻孰扣孰咨維今
之春升堂握衣笑語溫溫神完氣微鄉人見招
悲不忍違命曰汝行我志未衰閩山荔枝其實

離離我以扁舟訪汝以嬉自春徂冬如慕如疑
誰知此言終天永辭前有書堂燕居怡怡後有
精廬諸生焉依有園有池清溪之涓復迹雖存
音容莫追獨有遺書千古具垂句索字尋口誦
心惟亦有良朋攝以威儀有善相聞有過相規
毋誘于利毋蹈于非毋溺于安毋憚于危庶幾
師門消埃是禪靈輻啓行清酒一卮撫棺長號
天乎痛哉

辭晦菴朱先生几筵

惟先生之靈碩大宏博以成己爲本以成物爲

用自其學之不厭而推之於誨人之不倦蓋與
天地同量而聖賢同心也所以興起斯文惠顧
後學之意切矣餘也不才去年之春里之父兄
以其從遊於先生之門久而意其粗有所聞也
帥其子弟而相與講學焉餘方固辭而先生督
之愈力是以不獲隅坐執燭以聽垂奴之誨至
今抱恨無有窮也今先生練祭近一二月而里
之子弟復有所請餘竊惟先生之治命不敢違
鄉人之善意不敢沮遂捨先生之几筵以行不
能築室於場以終三年之禮俛仰太息絕愧古
人卮酒告行痛徹心肺

晦菴先生小祥

先生兮道德百世兮彌彰天地兮齊壽日月兮
齊光自古兮有死先生兮不亡賤子兮何之歿
結兮慘傷嬰兒兮失哺逆旅兮悲鄉德容兮
兮琅琅鬢兮耳目顧瞻兮茫茫歲月
褰衣兮無從寫哀兮此堂良友兮駢羅賢孫兮
侍旁先生兮夙心英靈兮未忘瑤席兮玉翠桂
酒兮椒觴靈來兮何許涕泗兮淋浪

祭趙舜和

朋友之誼人之大倫豈曰燕遊以輔吾仁昔我
兄弟退居鄉鄰交遊親厚非趙則陳責難規過
握手諄諄自始及今餘二十春有不見者未嘗
涉旬維君之年少我數人發軔仕途名滿搢紳
胡爲一疾遂隕厥身使我衰頽慟哭酸辛君所
可憾有志未伸亦有可慰諸子誥誥人之賦命
脩短莫均君則往矣我老孰親千里脩途東越
南閩撫棺長號欲往曷因緘辭寫哀涕淚霑巾
祭任舶并女兒

昔我先人峻節山峙始竒女兒不與凡子君來
登門二姓咸喜義忘我貧德不以齒君資粹和
兄輔以理克成厥家旣多受祉振振兩甥復濟
其美歲晚婆娑榮耀閭里相樂以生亦借以死
誰無室家鮮克有是君擢危科名聯伯氏娶而
卜居相望扮梓朝晡夕怡苦樂相倚四十餘年
親狎誰比自翰之遷武夷之趾効官荆吳一別
半紀二老貽書蠅頭滿紙謂當期頤益介福履
云胡相繼一疾不起病不及知斂不及視捧書
長號欲往暫止終天之痛有淚如泚

祭范伯崇

道之不明患無其徒或義之談而利是趨或始
之銳而卒乃渝人無常心吾道始孤在昔夫子
發揮聖謨紛然而前握衣坐隅豈無其人孰公
之如公資簡嚴濟以怡愉早登師門誦首受書
致知力行無替厥初幹也亡庸從師以居所敬
惟公公尤眷予尚期晚年依公里閭孰謂老成
忽焉以徂師亡道微捨公孰扶孰剖我疑孰破
我愚孰知我哀嗚呼天乎

祭陳寅伯

嗚呼寅伯而止於此耶福善禍淫孰主張是耶
剛方正直胡橫以矢脂韋婉孌老不死耶所謂
天者不可信而理者不可恃耶人生斯世切磋
講貫不可無友相知以心相期以道孰有過吾
二三子耶飢寒所驅奔走四出尚期它年合并
卒業今存者尚可復見而九原之下烏可復起
耶自吾仲氏之亡已不勝索居之歎今又失吾
寅伯使兩家二弟兄影相平衡哀抱痛何時而
已耶今遣吾子哭君之喪於西山之側緘詞遣
奠不自覺其淚之如泚也

祭宋文之

在昔夫子性嚴氣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君承其顏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圖莫書違恤其家孰有孰無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內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享祀穀核清酒囊篋瑣碎俾無遺漏非君之賢孰左孰右幹之從遊餘三十年四海兄弟兩世姻媿於君事親知君之賢人之百行非孝孰先劬勞造家黽勉旦夕顧我倉庾相我黍稷跋涉險阻忘寢與食庶無飢寒以安厥室室家臻臻男女誥誥且訓且誨爲婚爲姻有疑未祛有願未伸竟以勞悴而隕厥身爲子而孝爲父而慈君可無憾人誰不思千里相望銜哀致詞嗚呼傷哉孰知我悲

祭徐子宜

定大策於甲寅之初公同其憂而不同其樂排大難於丙寅之後公與其危而不與其安此當世所以爲公歎也利不私於身而忠存於國身不享於今而名顯於後則公亦何所憾耶和好方通流庸未復人情易變正論難伸公於此時奄然而逝公則無憾國其謂何幹一介諸生無

所肖似獨於蚤歲徧交諸賢我特於公未嘗識
面公於我厚首以露章我知公賢不敢私謝是
則相知以心相期以道亦未有如是之深也公
以喪歸俯伏道左一觴以薦有淚盈襟

祭高應朝

惟公稟剛直不撓之德博碩有用之才而位不
顯年不壽此幹之所以爲公惜也當變異屢見
之時人情危疑之際而賢者擯能者伏此幹之
所以爲世惜也幹也聞公之名於數十年之前
爲公之屬於三四月之頃公之行事表表著見

者夫人而能知之干戈擾攘人方應酬之不給
而公獨長慮卻顧築城鑿池爲不可拔之計帑
藏空竭人方支吾之不暇而公獨捐金結客振
窮恤滯有不勝用之財此豈人之所能強爲亦
豈人之所可輕議哉此則幹之所目擊而心服
者也數月之前公嘗以書屬幹曰晉有祖逖人
莫有知之者今之世未嘗無祖逖也知之者其
惟子乎幹何足以知公者世之知不知亦何足
爲公道哉公其死矣顧使齷齪庸凡之徒紛起
而謀天下之事是則重可爲斯世惜也千里緘

詞一觴遣奠公其以爲真知我者哉

祭劉正之

嗚呼正之天資偉然不出戶庭而相羊詩禮之
園不越里閭而涵泳師友之淵故其學積於身
行著於家事業施於官而賙卹徧於親故至其
大節之不可及者則不爲威惕而不爲利遷貴
要人所趨而義所不可則寧沉伏於州縣之吏
權勢人所畏而意所不樂則或怒罵於公侯之
前退休于家而以遂初自命是豈一毫榮辱禍
福之所能拘牽者哉幹之定交三十餘年歲晚

論心金石其堅蓋將卜鄰於屏山之下而依我
友以終老孰謂先師既歿季通伯休相繼以逝
今又哭吾正之則自今以往善孰吾告而過孰
吾鐫耶然則夫我良友既足爲斯世惜而尤幹
之所以深自憐也嗚呼痛哉

祭王子正

清漳人

嗟夫士風之薄至此極也少而爲學骯骯熟爛
支離浮薄無可用之實也壯而從宦營私背公
憚煩習惰謾不知其所職也至於決性命之情
以號食富貴則左擎右攫東馳西騖無所不用其

力也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固無以責夫遐荒下國也嗟哉王君一代之英南方之特也策勳詞場奮發踔厲潛心道閫涵泳從容躬行實踐非外飾也蜚聲宦途焦勞國事致身朝列罄竭忠悃鞠躬盡瘁毋自逸也然其視名利之去來泊然若浮雲之在太空一毫非義則欲屈之以萬鍾之貴而不可得也士大夫而皆若是何患風俗之不媿民生之不得休息也如君之賢固宜享期頤躋貴顯為世則也胡積之厚報者嗇也胡用之遲奪者亟也幹亦同門多艱棘也慇懃阻行役也緘辭寫哀不知涕淚之橫臆也

祭曾光祖

有倬斯道如日方中天生蒸民咸啓厥衷質弱氣浮利慾交攻乃背而馳乃瞽而聾孰厚而深孰毅而洪不事空言體道以躬我觀曾君稟資粹冲處心端夷古人之風志學雖切不為苟同乃得明師摳衣而從篤志力行百倍其功心無外思大學中庸壯始筮仕飭已奉公利澤小施扶衰振窮君曰已哉我學未充質當之谷金精

之峯結廬其間笑詠從容前修是期後輩所宗
胡不眉壽一疾而終同志寂寥孰磨孰礪晚進
滔滔孰啓其蒙痛哉斯文泮泮填曾

祭楊通老

嗚呼遊晦菴先生之門者多矣篤實無華強毅
有守孰有出公之右者乎居家而兄弟化其和
從師而朋友愛其誠立於朝而君相知其忠仕
於外而吏民安其仁非天資之厚學問之篤孰
能隨所寓內省而不疚者乎觀公之資與公之
學所以保其身者至矣而不能享期頤之壽者

何也人生一世如浮雲太空倏來忽去不足把
玩如公之亡亦可以無憾矣惟其和而誠惟其
忠而仁自有不能忘情於公者是則可哀也已
翰也辱公之知最深荷公之愛最厚民社所拘
不能奔走以哭公之柩緘詞寫哀遣子往弔公
其尚能鑒翰之衷也夫

祭安慶項教授母

翰之於僚屬義猶弟兄也愛猶弟之賢傷其母
之奴人之至情也有子之賢有母之壽奴猶生
也因夫人之喪奪賢屬之助淚如傾也

祭李貫之

嗚呼貫之止於斯耶晦菴先生以孔孟周程之道誨後進見而知者固有之矣聞而知者非吾貫之耶貫之目不識先生之面耳不聞先生之言顧以爲聞而知者亦何自而知耶貫之性資粹美襟懷坦夷凝靜有常堅剛自持則其質固已近於道矣而其志則勇於求道若決江河而東注若輕車駿馬就熟路而疾馳自蜀而來人謂貫之有志乎功名事業而貫之則曰吾將歷東南而求師縱往者之不作有遺風之可追聞

晦菴之門人則虚心屈己而與之友得晦菴之遺書則手抄口誦而講其疑昔之門人雖同堂合席然往來不常或得其一而失其二貫之雖殊方異世旁搜博採乃反總其凡而會其歸而又篤信力行切問近思毫釐必辨精粗不遺故其動容周旋莫不有則出處進退莫得而疵立於朝廷則不知權利之可慕仕於州縣則亦捨民瘼其孰咨至其感慨發憤抗章極論則有犯無隱竭肝膽而瀝披向非見道明用心剛而無一毫物欲之累孰肯試身於不測之禍雖自謫

而不辭使其在掘衣之列及門之士皆當歛衽而推服則聞其風而興起淑諸人而有得非貫之其誰耶貫之之行也以書來曰吾猶少駐康山濫浦之側以待水涸而沂峽子能一來庶以尉吾拳拳之念餘亦以書相挽曰子未可以亟行也二朝廷清明行將起子以扶斯世東南之士亦皆望子以振斯道之微嗚呼貫之乃止於斯耶貫之之歿也有識之士莫不爲之嗟惜視貫之之病者則以貫之病亟尚與朋友講析理義而不少衰嗚呼此其所以爲吾貫之也朝聞

道夕死可矣有得於道則禍福榮辱死生之變若太空浮雲之過目此何足以爲貫之之累顧爲斯世惜爲斯文惜安得不情鬱結而涕漣漉

祭林存齋

居大山長谷之中無耳濡目染之素獨能慨慕乎聖賢沈酣乎典訓追逐乎師友磨礱乎身心爲弟而事兄如父也爲季父而撫其從子猶子也族人觀之鄉人敬之歷山之陽無百室之聚家弦誦而人縫掖又皆知理義之訓君之教也吾鄉之士遊晦菴之門歲晚能自守者不過三

數人如君之醇厚質直樂善不倦則又朋友之所敬愛者也君與予交最善又嘗致予於其里以教其族子弟故其情爲尤親宦遊江湖不見君者十年矣奉祠來歸君年已七十視其貌猶矍鑠而耆學之志不少衰予復以王命守淮邦相期以一年之別尚可以白首相從而卒所志也孰謂相別未數月而哀訃遽至耶君旣歿而予亦老矣乞骸骨歸田里凡君之所見屬者不敢不勉行當拜君遺像於存齋而弔宿草於南山之原也嗚呼哀哉

祭李守約

自先生講道武夷學者紛然迨今觀之非俊偉卓犖方巖正直亦何足以費夫子之雕鐫彼頑鈍齷齪脂韋軟美雖曰聞善知慕未有不見害則避見利則遷者也求之師門如吾守約兄者是豈流輩之所可並肩也耶早以俊譽蜚聲場屋出其小技所向無前迨其聞道超然默會且鑽且仰孰高孰堅而一第之微獨低回於壯歲簿領之卑又復馳逐於蠻煙鞠躬盡力輸忠納善臺府交薦歛衽稱賢至於十室之聚烏言夷

面尤不足以展布撫摩經理不遺餘力向之憂
疑反側者安生樂業驩謠沸傳政聲賢譽亦旣
轉而上聞矣庶幾收功於桑榆之後不惟障斯
世之橫流亦以煽吾道於復燃孰謂造物旣嗇
於其始而於其將振也而復奪之年嗚呼梁木
之已壞者不可復作矣宿草之可弔者又不勝
其悲矣當齒髮衰頹交遊凋落之際乃復失我
良友則箴規警誨將誰是望此所以旣爲吾兄
慟而又以私自憐也

祭陳監場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耶否耶今則不然善人
何天不善何壽頃子來訪以書見扣讀之亶亶
如獲瓊玖徐而察之夙有良友尚期他年微言
細剖一疾而終伊誰之咎謂天有常禍福紛糾
謂天無常如在左右觀子南歸不前不後不歿
於道路而歿於館人之家不斂於諸僕而斂於
賢者之手則天於善人蓋亦未嘗不厚也諸郎
誥誥先訓是守鄰有明師是誨是誘他日有成
子則不朽莫寫我哀寓此杯酒

祭潘立之

昔我兄弟與君父子俱以諸生樞趨林李偉哉
大儒倡道武夷悉屏舊習翩然從之空谷春融
虛堂夜靜有善相勉有過相警四十餘年豈無
他人與君兄弟神交意親昔我宦遊君以病止
今以倦歸君病不起追想音容如在目前志氣
雄豪化爲新阡道則常存因人顯晦師友寂寥
興言未慨豈期晚年乃復哭君莫寫我哀醉以
斯文

祭趙壻

維兩橋之天派昔固知其多賢迨結交於諸父
偉聲望之卓然故一語之契合締二姓之姻婭
及吾子之受室儼諸老而齊肩幸季女之有託
庶舊學之可傳攬別後之貽書覺向道之彌堅
方得子之足喜胡一疾而沉綿執訃書而長號
灑老淚而漣漣想庭闈之愛戀與孀幼之哀憐
願一伸於乎唁病支離而拘牽遣長子以代行
情哽噎而莫宣

晦菴朱先生行狀成告家廟

幹竊惟先生之道高明廣大非後學所可摹寫
幹之鄙陋愚暗尤不足以仰窺萬一固不當冒

昧執筆以爲先生之玷伏念先生資稟學問道
德行業學焉而知之者蓋少知而能盡其蘊者
又加少老成前輩凋零殆盡既無所考訂而歲
月浸久傳訛襲舛則上無以明先生之道下反
以啓後學之疑此其獲罪又豈但不揣分量而
已哉於是追思平日聞見定爲草藁以求正於
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有餘年一言之善則必
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遷就曲從者間或有之褊
愎自任者則不敢也蓋合朋友之見止於如此
則亦稍足以自信至其甚不可從者隱之於心

而不安質之於理而或悖則尤足以見知德者
鮮而狀之作不容以自已也行狀成於子丑之
夏然猶藏之篋笥以爲未死之前或有可以更
定者如是者又四年今氣血愈衰疾病愈甚度
不能有所增損矣謹繕寫一通遣男輅白之家
廟而併布其僭妄不得已之愚撫卷興悲涕淚
如雨

辭晦菴先生墓

翰至愚極陋之人先生不鄙而收教之涵淹卯
育於困窮博獨之餘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

先生不以是爲有德於榦榦亦不敢以是而歸德焉理義之淵微問學之精密顏曾之於洙泗尹謝之於伊洛皆一世大賢也而後有聞焉榦獨何人而在樞趨之列耶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生之學耳濡目染朝薰夕炙者三十年榦獨何人而獲親道德之粹耶既示之以精微復開之以博大既廣之以聞見復約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其不進培而植之惟恐其不立榦獨何人而受此生成之賜耶空谷

春遊虛堂夜坐一行之乎一言之契未嘗不欣然以喜至於末年之付囑將歿之丁寧則戚戚然大義之乖微言之絕也榦獨何人而當此期望之厚耶先生棄諸生二十有一年榦也不能安貧自守而仰祿於州縣黽勉王事固不敢違先生之訓然講習之功廢於朱墨持守之志奪於應酬歲月蹉跎而老及之矣 朝廷憫其衰病畀之祠廩而予之歸杜門省過番閱舊學而神識昏眊疾病支離追念初心涕零如雨何先生愛遇之厚而榦之負先生乃至此耶師儒難

於並世歲月不可再得惟有抱終身之恨而已
自今未死之日尚當勉策疲駑不敢自怠居敬
集義致知力行體之於身以勉同志庶幾收桑
榆涓埃之益尚可見先生於九泉之下耳翰深
願一拜先生之墓然後退而待盡數月以來痰
作於上氣痞於下恐一旦遂溘先朝露謹遣男
輅告于墓下惟先生其鑒之

祭某人

難明者道難遇者師從師問道難得者資志堅
行篤道奚遠而自我夫子講道武夷豈無他士

踵門掘衣嗟君之來婦啼子悲交遊怪訝問里
笑譏君獨毅然如掾渴飢問君之年二毛鬢垂
何見何聞果毅不疑上堂請業切問謹思下堂
取友片善不遺如榦之愚尤君所推君之爲人
實惟我知性資謙和襟懷坦夷持身若法觸事
敢爲義動鄉閭恩撫窮嫠盜不過門人誰忍欺
求之古人庶或似之胡不永年而止於斯師友
相顧齋咨涕洟自君之亡弔不及帷葬不哭墓
啣哀坐馳君嘗語予吾力已衰惟我二子他日
可期而與之遊切磨箴規尚祈他年無愧此詞

代祭林黃中侍郎

嗟往哲之垂訓曰剛毅其近仁苟緝熙以學問
庶德業其日新相彼頹俗與波俱淪不爲丈夫
偉特之節而脂韋軟媚以效兒女子之態不觀
聖賢作經之意而剽切摹擬徒欲以媒其身若
夫剛正不懼仕優而學求之斯世如公幾人嗟
哉我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犧經之文象究
筆削於獲麟忘齒尊而爵貴常矻矻以諄諄至
其立朝正色苟咈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
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於因

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
不可以一青而掩其大醇也某試吏長沙低回
下陳辱公見知相待如賓雖公事之婁忤然旣
久而益親何一老之不遺淚琅琅而沾巾承乏
仁里有社有民小智大謀危辱旋臻所望以問
政於公者今不可復得矣陰相而默護之者尚
有賴於在天之神

祭章翼之運使

韓也筮仕二十年所歷六七郡竊觀當世人物
於百里而求一賢令於千里而求一賢守於一

道而求一賢使者嗚呼何其難也其吾其官章
公平蓋天下之人物潔廉忠信者未必通於世
務通於世務者未必潔廉而忠信者也徒潔廉
忠信者而不通於世務謂之賢可也民有不被
其害者乎通於世務而潔廉忠信之不足則所
謂世務者豈能盡出於公且正乎若公者潔廉
忠信而通世務者也